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神龙大侠传

镜湖人



中

作者简介

王宏铎 男

1955年7月生,辽宁省丹东市人,1980年毕业于安徽省芜湖市师专中文专业。

米文鸿 男

1957年5月生,云南省个旧市人,198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二人现在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史办工作,1990年6月开始以“镜湖人”笔名合作,《神龙大侠传》是其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

目 录

上 卷

序 章	少林夜钟.....	(1)
第 1 章	烈马奔腾	(31)
第 2 章	小镇魔影	(46)
第 3 章	壮怀激烈	(61)
第 4 章	血溅山庄	(76)
第 5 章	神秘四老	(92)
第 6 章	百年迷踪.....	(106)

第7章	烈士暮年.....	(121)
第8章	蒙面杀手	(135)
第9章	靓女老丐	(150)
第10章	义结金兰	(164)
第11章	冷面公子	(179)
第12章	众矢之“的”	(195)
第13章	鹬蚌相争	(211)
第14章	红袍怪叟	(226)
第15章	劫难重重	(240)
第16章	绝壁千仞	(254)
第17章	夜静宫深	(271)
第18章	飞天灵鼠	(286)
第19章	深谷灵蟒	(302)
第20章	“印证”武功	(318)
第21章	神龙摆尾	(332)
第22章	白衣少女	(348)
第23章	身陷囹圄	(363)
第24章	山中别墅	(379)
第25章	牛刀小试	(396)
第26章	夜战府衙	(413)
第27章	柳暗花明	(431)
第28章	黄夜盗图	(447)
第29章	临安突围	(462)
第30章	天雄镖局	(476)

第 31 章	技惊四恶	(490)
--------	------------	-------

中 卷

第 32 章	赤龙老三	(503)
第 33 章	戏斗湖匪	(519)
第 34 章	镖船遇劫	(538)
第 35 章	夜探君山	(554)
第 36 章	水牢脱险	(572)
第 37 章	双姝初见	(591)
第 38 章	夜袭君山	(608)
第 39 章	剑荡匪巢	(626)
第 40 章	夜泊湘江	(642)
第 41 章	鬼影憧憧	(657)
第 42 章	零陵中计	(672)
第 43 章	夜战八方	(689)
第 44 章	浴血江滩	(706)
第 45 章	月夜悟剑	(723)
第 46 章	舟泊横山	(740)
第 47 章	大理观播	(757)
第 48 章	白族少年	(775)
第 49 章	神剑初试	(792)
第 50 章	王府夜话	(807)
第 51 章	天魔深宫	(822)
第 52 章	啸天受困	(839)

第 53 章	深宫禁地	(853)
第 54 章	恶贯满盈	(869)
第 55 章	黑鹰少主	(883)
第 56 章	马场遭劫	(897)
第 57 章	节外生枝	(911)
第 58 章	浔阳论诗	(926)
第 59 章	杨后弄权	(940)
第 60 章	双毒除孽	(953)
第 61 章	刺客伏诛	(969)
第 62 章	闪电金刚	(984)

下 卷

第 63 章	烈焰飞雪	(1001)
第 64 章	风雪少林	(1020)
第 65 章	悦来客栈	(1037)
第 66 章	夺魂仙子	(1053)
第 67 章	狗肉“弥勒”	(1069)
第 68 章	骆驼商队	(1083)
第 69 章	杀蛇惊雕	(1099)
第 70 章	花面狸猫	(1114)
第 71 章	夜风萧萧	(1131)
第 72 章	荒原喋血	(1146)
第 73 章	杀雕毁巢	(1166)
第 74 章	雪野魔踪	(1182)

第 75 章	雪压古都·····	(1202)
第 76 章	威武天骄·····	(1217)
第 77 章	客栈惊变·····	(1238)
第 78 章	火烧贼堡·····	(1257)
第 79 章	柳楼聚义·····	(1278)
第 80 章	杀鸡吓猴·····	(1295)
第 81 章	铁爪金猫·····	(1311)
第 82 章	藏污纳垢·····	(1328)
第 83 章	初探魔窟·····	(1340)
第 84 章	雪夜红灯·····	(1353)
第 85 章	痴情苦恋·····	(1371)
第 86 章	月夜除奸·····	(1388)
第 87 章	密道奇兵·····	(1404)
第 88 章	犁庭扫穴·····	(1425)
第 89 章	浴血突围·····	(1448)
第 90 章	血染黄沙·····	(1459)
第 91 章	忠烈英魂·····	(1471)
第 92 章	剑吼西风·····	(1489)
尾 声	新的征尘·····	(1495)
后 记	·····	(1505)

第 32 章

赤 龙 老 三

就在这时，忽从黄天雄夫妇身后闪出一名身背铁弓、面色沉郁的汉子，朝着西门啸天抱拳道：“在下瞧着公子有些面善，莫不便是中原大侠的公子？”

西门啸天听那汉子提起父亲，只道他是父亲好友，赶忙还礼，道：“小侄便是。敢问叔叔高姓大名？”

那汉子忙道：“公子休要客气，在下姓张名喜，早年因有命案在身，亡命江湖，后在天目山吴家镇吴员外家，化名孙某，教授吴三郎武功。那日在镇中酒店里险些遭塞外三残几个恶徒的毒手，幸蒙陈九鹤先生相助，方拣了条性命。自那以后，在下深知自己武功浅薄，无颜再在吴员外家留身，于是便辞了出来，隐名埋姓，流落江州。被黄总镖头识破了身份，并尝了碗饭吃，实是惭愧得很哩。”

黄天雄笑道：“张师傅休要这般说。你兄弟二人，马王爷张欢、铁弓张喜的名头，在江湖上可是响当当的，只可惜令兄如今不知流落何方。委屈你在这里做个镖师，黄某心中已是不安了，你若再这样说话，倒教黄某汗颜了。”

西门啸天此时方知这汉子原来便是铁弓张喜，早先亦曾听陈九鹤叔叔说起过。听说他手中一张铁胎弓可射得连珠箭，箭无虚发，还可当作兵器来使，磕崩挂扫，弹抹刺打，竟是胜过一般的刀剑哩。

众人又说了一回闲话，黄天雄已将各船分派停当。

第一条镖船上的镖师是武氏兄弟和出洞蛟秦忠、快刀李国良。那出洞蛟秦忠年约五旬，使了条短枪，水下功夫甚是了得。快刀李国良，四十二三岁的年纪，络腮胡子，一条单刀曾在湖广道上力劈独脚大盗活阎罗姜元，深得黄天雄器重。

第二条镖船则由黄天雄夫妇监运。

第三条镖船有三名镖师，为首的乃是镇江枪王的传人穿山甲吴玉山，此人一条大枪使得神出鬼没。一次押镖去山东，在淮西遇上绿林群寇围劫，他一条大枪连挑了八名悍盗，均是扎透盾牌后挑死了。群寇震骇，一日间，穿山甲的名头便传遍了两淮和山东各地。另一名是穿山甲的妻弟笑面虎郭老二，虽不似他姐夫那般英勇，却比姐夫多了几分圆滑。家传的三节棍，寻常三五个汉子休想近得了身。特别是他那五柄柳叶飞刀，出手伤人，绝少落空。原本天雄镖局似他这般本事，做个趟子手也就不错了，但看在吴玉山的面上，让他吃了份镖师的饭。再一个镖师便是那铁弓张喜。

第四条镖船有小剑客刘世杰、西门啸天、杨鞍儿、邵情云和黄小婉，全是些年轻人。

第五条镖船乃是醉仙黑玉龙、武痴和断魂枪周羽三人。他三人年龄相仿，酒能喝到一处，话也谈得投机，倒也不觉寂寞。

五条船上，每条船又有几名趟子手和船工、伙计，总共约有八九十号人。

镖船一离了江州，黄天雄夫妇便在船上摆下酒宴，全然忘了昨夜四恶闯局夺镖之事。能有醉仙、武痴这般前辈高人同去大理，一

路上还有什么可担心呢？

他夫妇俩满面春风，频频向醉仙、武痴几人劝酒。

西门啸天与邵倩云本是滴酒不沾的，却也禁不住众人之功，饮了两杯，满颊通红，赤如鸡冠。

毛弟乘了众人斗酒之时，死皮百赖地缠上了邵倩云，好歹要叫她去甲板上传他“醉仙步”。邵倩云让他缠得无奈，只得答应晚上一定教他。毛弟闻言欢喜万分，这才乐颠颠地去了。

黄小婉紧挨着西门啸天身边坐着，问长问短，眉宇间流露出钦佩不已的神色。她怎么也弄不明白，啸天表哥年纪轻轻，却如何会与醉仙、武痴这两位武林泰斗称兄道弟的呢？

西门啸天两杯酒入腹，此时已是昏昏沉沉了，却又不忍拂了她的兴致，只得强打精神，有一句无一句地与她说着话。

一旁的小剑客刘世杰眼中已生出火来，恨不能拔剑与西门啸天决个雌雄，碍着众人却又不便发作，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鼻中喘着粗气。刘素珍见状，不禁暗暗皱眉，几次以眼神朝他示意，劝他少饮两杯。刘世杰却装着未看见，只是不停地斟饮，到了散席时，他已是酩酊大醉，被两个伙计扶走了。

当日，船只行到湖广境内蕲州的一个小渔村边，便泊下来。船上自带有米肉菜蔬，船工、伙计就在船上打火造饭。吃了饭，便在舱里睡去，只有几个趟子手在船上值夜。

这里的岸边是一片广袤的苇丛，秋风徐吹，芦花似雪，月华如水，苇荡中似藏了万马千军，正悄然朝这里掩来，令人悚然心悸。缺月映在江里，随着微微波涛，晃出淡淡的银辉来。

西门啸天在舱里昏昏沉沉直睡到天黑，等到众人都安歇后，他的酒已醒了，反而睡不着了。

小剑客刘世杰与他在一个舱里，下午吐了两次，此刻睡得正酣。他蹑手蹑足地出了舱，来到甲板上。夜晚的江风吹在脸上，凉

丝丝的，十分舒坦。

五条大镖船静静地泊在岸边，江涛轻拍，月辉之下，水波粼粼，苇丛朦胧，一切景物都变得虚幻，透着神秘。

西门啸天自小在山里长大，何曾见过这等充满韵致的江上景观？他站在船首，江风吹得儒衫飘飘。秋月江波，苇丛瑟瑟，勾得他千种愁情、万般思绪一齐涌上心头。

站立良久，感到身上有些冷了，方欲转身回舱里去。这才发现，邵倩云正默默地站在他身后不远处，那双明如秋水的眸子正痴痴地望着自己。

“啸天哥哥，你站在那里想些什么？”她袅袅婷婷走到他跟前，朝四周瞧了瞧，喃喃低声道：“这景色真美！”

一股少女特有的芳馨直朝西门啸天鼻端袭来，他感到一阵眩然，全身不禁微微颤栗起来。

“啸天哥哥，你听，那鸟的叫声好美呀！”邵倩云欢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遐想，他不禁脸上一热，暗道惭愧。

数声鸟啼，从夜风中送来，那啼声似梦一般虚幻，如云一样缥缈，令人神怡。

西门啸天胸中一阵激荡，脱口道：“倩云妹妹，将你的剑借我用。”

邵倩云惊疑地望着他一下，递过剑去。

西门啸天将手在寒光幽幽的剑身上轻轻拂了一下，蓦地用指一弹，剑身发出龙吟之声。仰首唱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歌声沉郁，激情充沛，情溶于景，声化入月，已是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

邵倩云深深地被西门啸天的情绪感染了。她紧贴在他肩下站着，痴迷地望着水中的月，月下的苇丛……

黄小婉在舱中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会，起来倒水喝时，才发现邵

倩云不在铺上。舱外月色很好，她心中暗忖：倩云姐姐好雅兴，竟出去赏月了。何不乘此月夜，向倩云姐姐讨教几手武功？昨夜，邵倩云一剑将恶枭毛青肋下划伤的情景，给黄小婉留下了极深印象。若是自己也有倩云姐姐那般武功，日后也好为父母分忧了。

她取了件外衣穿上，正要出舱。蓦地，舱外传来西门啸天低歌之声。黄小婉那颗少女的心弦又被拨动了。啸天哥哥英俊儒雅，且结交了那等武林高人，只这一下，便显得小剑客刘世杰灰溜溜的了。

未见着啸天表哥前，她还一直为世杰表哥感到骄傲，人长的漂亮，武功又好，而且从父母的意思看，自己肯定是要嫁给他的了。这段日子，她常在他面前使点小性子，而他也一味地让着她，这使她感到一种满足。

不料想，就在她感到最快活、最满足的时候，啸天表哥出现了。世杰表哥与他站到一处，竟好似草鸡与凤凰，显得那样委琐卑微，毫无丈夫气概。过去倒也不觉得如何，如今细想起来，只觉着与世杰表兄相处那段日子，实在是兴味索然，毫无乐趣。

她怔怔地站在舱门前，只觉着心中有股说不上来的酸溜溜、苦涩涩的感觉。想起昨日刘世杰在酒宴上那副模样，她一头心疼，一头却又恨铁不成钢，以致未待席终，她便忧恼地回舱里去了。

望着舱外的月亮，她暗暗有些嫉妒邵倩云。此时，这颗少女的心，竟似那水波中的秋月般，变得扑朔迷离、捉摸不透了。

她幽幽叹了一口气，迈步悄悄来到甲板上。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西门啸天的歌声戛然而止。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黄小婉怔怔地看着西门啸天和邵倩云月光下倚偎的身影，真想回到舱中去大哭一场。

邵倩云蓦然看见不远处站着的黄小婉，不禁脸上一热，忙从西

门嘯天身旁闪开，朝着黄小婉迎去，道：“小婉妹妹，你来啦。今晚月色多好！”

黄小婉鼻头一酸，差点落下泪来。多亏是夜里，晶莹的泪花含在眼中，邵倩云却未发现。她强笑道：“倩云姐姐，你起来也不喊我一声，可是怕我扰了你们的清兴？”语气竟是酸溜溜的。

邵倩云此时心中温情荡漾，却未听出她话中的酸意，轻轻在她肩上捶了一下，笑骂道：“鬼丫头，我也想邀你一道出来走走，见你正呼呼熟睡，又不忍扰你美梦，如今你却反咬一口，真是该打哩！”

西门嘯天提了剑，远远地道：“小婉妹妹，来来来。听倩云说，你的剑法已得武当真传，深具火候，今夜月色正好，可否演练一番，也让我们见识见识？”他想，既是武当嫡传剑法，自是不会错的。

黄小婉瞪了邵倩云一眼，娇嗔道：“倩云姐姐，你真坏！成心想让我在嘯天表哥面前出丑呀！”

邵倩云故意大声“哎哟”叫了起来，“小婉妹妹，你这人怎这般不晓好歹？我在你表哥面前，直赞你人美心巧，武功也好，你却这般疑神疑鬼。若真是说了你的坏话，只怕你表哥也不肯放过我哩。”

她虽是句玩笑话，但黄小婉听了，心中却如沐春风般，无比舒坦，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

邵倩云不知她如何这样快活，却也被她感染得放声而笑。

她俩的笑声，打破了月夜江面上的寂静。

西门嘯天不知她俩笑些什么，只呆呆地望着她们，跟着傻笑。

蓦地，黄小婉停了笑声，怔怔地站在那里。

邵倩云顺着她的目光，看见小剑客刘世杰手提长剑，默默无语地站在一边，双眸中含着忧郁和哀苦，正望着黄小婉。

邵倩云和西门嘯天同声招呼道：“刘兄。”

刘世杰也不理睬他们，白衫在风中飘动，呆立如泥人一般。

黄小婉低咳一声，故意走向西门嘯天，亲热地道：“表哥，我虽

未见识过你的武功，但你同醉仙、武痴这等前辈异人能称兄道弟，功夫一定很厉害，何不在此露一手，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呢？”

西门啸天闻言怔住了。要知他的武功虽已跻身于江湖超一流高手之中，平日却无法演练出来。当日在鹰愁谷和灵虚大师的石屋中，虽学了许多驳杂武功，只因他报仇心切，专拣些绝招杀手学了，竟无一套功夫能够从头至尾的。至于那身深厚绝顶的内功虽已有了五成火候，但若此时演出来给人看，只怕是既不美观，也不耐看，仅是教人惊叹咋舌罢了。

他犹豫了片刻，讪讪地道：“小婉妹妹，愚兄虽然学了些武功，却都是一鳞半爪，不成套路，说来真是惭愧。我那两位老哥哥乃是当今武林绝顶高人，武功深不可测，改日我求他俩演几手给你看看，那才叫开眼界呢。”

忽然，毛弟不知从何处钻了过来。他一来就扯了邵倩云的胳膊，嚷嚷道：“倩云姐姐，你曾答应了教我的。昨日你削那恶贼一剑我没看清楚，你便先教我那一招剑法，可好？”

邵倩云道：“毛弟，那一剑也是武当剑法中的招式，我还没有你世杰哥哥演得好呢。”

毛弟“噢”了一声，眼珠转了转，大声道：“倩云姐姐，你和世杰表哥到底谁的剑法厉害？不如你俩便在这里打一架，点到为止，我和姐姐在一旁裁判。”他根本就没将西门啸天算在内。

“毛弟，不得胡闹！”一声低喝，将船上几个年轻人吓了一跳，他们只顾了说话，却未发现有一只小船。他们朝说话处望去，是黄天雄夫妇俩查夜来了。

众人忙上前与他夫妇二人见过礼。刘素珍道：“夜已深了，你们都早些休息吧，明日一早还要赶路呢。世杰，这条船上数你最大，几个弟妹你可要好好照顾才是。”

小剑客刘世杰恭声应道：“知道了，姑姑放心，小侄一定尽心照

顾好他们。”

黄天雄夫妇又叮嘱了几句，这才带着毛弟走了。众人亦自回舱中息歇了。

天光微明，芦苇丛中的水鸟飞出觅食了。船工、伙计起身打火造饭。吃罢早饭，五艘大镖船扬起风帆，溯江而上。

几只沙鸥在船尾盘旋飞翔。邵倩云第一次看见这样漂亮的水鸟，兴奋不已。

西门啸天看着飞翔的沙鸥，被那鸟儿自如飘逸的英姿吸引了。想到昨夜黄小婉提出要他演练一套武功，而自己竟没有一种武功能演得如鸥鸟这般飘逸。若是自己能创出一套潇洒飘逸的功夫，岂不是件值得欣慰的事？

他这种想法，是每一个习武之人都要梦想的事，然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实现这个梦想。他被自己这个突发的奇想陷住，以至邵倩云喊他数声，也没听见。

邵倩云喊他是让他看从上游激射而下的一条怪船。见西门啸天没听见，忙过去推推他，道：“啸天哥哥，快些看那条船，如何驰得这样快呀？”

西门啸天这才从沉思中惊醒，顺着邵倩云手指的方向望去。

上游顺水飞快地溜下一条大船来。那船甚是奇特，两头尖尖，并不见张帆，两舷水花翻飞，似箭一般直射下来。船头上高挑了一面火样红旗，异常醒目。

小剑客刘世杰看了一回，颜色倏变，惊呼道：“不好，怕要出事了。快快落帆，往南岸停靠。”

前面船上的趟子手也看这船来得古怪，不偏不倚，直朝镖船冲来。

出洞蛟秦忠一见不好，那艘怪船来得蹊跷，分明是来找茬的，忙大声命令道：“船往岸边靠，都将弓箭拿起来，听我的命令行事。”

十几个人都将弓箭取了，箭上弦，引弓待发。船缓缓朝南岸靠去。

黄天雄夫妇也发现了那条怪船。两人相视，道：“好家伙，居然迎出这么远来。”

他们已经认出那船是新近才占了洞庭水寨的湖寇黄河五龙王赤龙老三的海鳅座船。

这海鳅船乃是绍兴初年，洞庭湖寇首领杨么发明的。船舷两侧装有踏板，人在舱内踏动飞车，船行如飞，箭镞又射不到。船上根本不须装帆，有风无风，速度一样的快。

四十余年前，金主完颜亮大军南侵，中书舍人虞允文在采石大破金水军，用的便是这种快船。

黄天雄夫妇站在船首，神色严峻。他俩知道，这次赤龙老三来绝不会有好事的了。两个月前，天雄镖局一支镖路过鄂州江面时，遭人拦劫，报号是黄河五龙王的人。黄天雄为了护镖，杀了两个为首的家伙。当时，他只道黄河五龙名头虽响，却只在北方横行，他天雄镖局只在宋境内走镖，绝少去北方，因此也不怕得罪了他们。

没想到后来一打听，才知黄河五龙不知何时已占领了洞庭水寨，将洞庭王游弼光赶走了。黄天雄这才后悔起来，早知如此，便不该杀那两个盗魁了。要知他们吃镖局饭的，一年四季走镖江湖，凭的是三分武功，七分人缘。若无了这人缘，只怕不要半月，镖局便要关门了，更不要说在江湖上走镖了。天雄镖局能有今日这样响亮的名声，说到底，也是黄天雄夫妇善结人缘。

那夜接了这支镖，黄天雄便耽心在洞庭湖会遇上麻烦，故尔愁眉不展，闷闷不乐。

刘素珍便劝他，“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怕他们怎的？既已得罪了他们，躲着终也不是个事，难不成能躲一辈子？走镖在外，想不打架，更是不可能的。若是此次相遇，我们便委屈解释，多赔些金

银。他等若是执意作难，我不信他黄河五龙真长了三头六臂不成！”

她这番话，使黄天雄减了几分忧虑，这才转忧为喜，道：“贤妻说得极是，真是豪气不让须眉呵，倒教我陡生出几分羞愧了。”

刘素珍笑道：“凭你无影剑的名头，惧过谁来着？还不是为了镖局担忧。”

他夫妇二人其实都希望不遇上黄河五龙，哪晓得镖船尚未行到黄州，赤龙老三便迎了来。

黄天雄命舵工将船向第一条船靠过去。

海鳅船疾射而至，朝着第一艘大船直撞过来。出洞蛟秦忠一声令下，弓箭齐发，雨点般射向海鳅船，但箭镞全被船楼挡住了。

海鳅船猛一打横，拦住了镖船的去路。海鳅船上站出一条彪形壮汉，满面大红胡子，如火燃烧一般，只见他足尖一点，似一只巨大的怪鸟，直朝第一艘镖船掠去，身形在空中连折了三下，轻轻落在甲板上。

浑霸王武虎恰好距他一丈远近，哪里管他是何来路，“呀”地一声怪叫，挥棒便砸了过去。铁棒带着“呼呼”风声，声势甚是骇人。

那红胡子壮汉使的是一柄沉重的金背开山短斧。蓦见浑霸王武虎铁棒砸来，急忙将手中短斧一扬，一式“二郎担山”，斧棒相撞，只听“轰”地一声巨响，激出数点火星。

浑霸王武虎只觉双臂一麻，胸中霎时气血翻腾，朝后踉踉跄跄地退了三步，铁棒差点脱手飞出。

再看那红胡子壮汉，提了那柄金背开山斧，神态轻松，直如无事人一般，正盯着浑霸王武虎嘿嘿冷笑。

出洞蛟秦忠一见浑霸王武虎连人家一招也挡不住，知道自己上去也是白搭，忙将正要硬冲上去的武虎拦住，朝着红胡子壮汉抱拳拱手，道：“请问朋友尊姓大名，是何方高人？不知我天雄镖局何处得罪了朋友，还望赐告。”